

鲁迅
胡适等

以鲜明的思想、
独特的视角、犀
利的文字，使读
者可以正确领
悟此书的真谛。

大师解读
中华文化经典丛书

解读
《金瓶梅》

大师解读中华文化经典丛书

辽海出版社

鲁迅
胡适等

以鲜明的思想、
独特的视角、犀
利的文字，使读
者可以正确领
悟此书的真谛。

大师解读
中华文化经典丛书

解读 《金瓶梅》

大师解读中华文化经典丛书

辽海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鲁迅胡适等解读《金瓶梅》/张国星编. —2 版.

—沈阳: 辽海出版社, 2010. 3

(大师解读中华文化经典丛书)

ISBN 978—7—80669—349—0

I. ①鲁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金瓶梅—文学研究

IV. ①I207. 41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031795 号

辽海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)

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710mm×1000mm 1/16	字数: 185 千字	印张: 15
2010 年 10 月 10 日第 2 版	2010 年 10 月 10 日第 1 次印刷	

责任编辑: 孙德军

责任校对: 陈文本

封面设计: 马寄萍

版式设计: 马寄萍

定价: 30.00 元

目 录

鲁 迅

明之人情小说	1
--------------	---

郑振铎

谈《金瓶梅词话》	7
----------------	---

名人对答	24
------------	----

吴 晗

《金瓶梅》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	31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茅 盾

中国文学内的性欲描写	66
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附 录

张竹坡评点《金瓶梅》	76
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一、第一奇书凡例	76
----------------	----

二、杂 录	76
-------------	----

三、西门庆家人名数	77
-----------------	----

四、西门庆家人、媳妇及丫环	78
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2 鲁迅 胡适等解读《金瓶梅》

五、西门庆淫过妇女	78
六、潘金莲淫过人目	78
七、西门庆房屋	79
八、竹坡闲话	80
九、冷热金针	82
十、寓意说	82
十一、苦孝说	86
十二、第一奇书非淫书论	87
十三、第一奇书《金瓶梅》趣谈	88
十四、批评 第一奇书《金瓶梅》读法	90
十五、批评第一奇书《金瓶梅》回评	107

鲁 迅

明之人情小说

当神魔小说盛行时，记人事者亦突起，其取材犹宋市人小说之“银字儿”，大率为离合悲欢及发迹变态之事，间杂因果报应，而不甚言灵怪，又缘描摹世态，见其炎凉，故或亦谓之“世情书”也。

诸“世情书”中，《金瓶梅》最有名。初惟钞本流传，袁宏道见数卷，即以配《水浒传》为“外典”（《觴政》），故声誉顿盛；世又益以《西游记》，称三大奇书。万历庚戌（1610），吴中始有刻本，计一百回，其五十三至五十七回原阙，刻时所补也（见《野获编》二十五）。作者不知何人，沈德符云是嘉靖间大名士（亦见《野获编》），世因以拟太仓王世贞，或云其门人（康熙乙亥谢颐序云）。由此复生谰言，谓世贞造作此书，乃置毒于纸，以杀其仇严世蕃，或云唐顺之者，故清康熙中彭城张竹坡评刻本，遂有《苦孝说》冠其首。

《金瓶梅》全书假《水浒传》之西门庆为线索，谓庆号四泉，清河人，“不甚读书，终日闲游浪荡”，有一妻三妾，又交“帮闲抹嘴不守本分的人”，结为十弟兄，复悦潘金莲，鸩其夫武大，纳以为妾，武松来报仇，寻之不获，误杀李外傅，刺配孟州。而西门庆故无恙，于是日益放恣，通金莲婢春梅，复私李瓶儿，亦纳为妾，“又得两三场横财，家道营盛”。已而李瓶儿生子；庆则因赂蔡京得金吾卫副千户，乃愈肆，求药纵欲受赇枉法无不为。然金莲妒李有子，屡设计使受惊，子终以痼疾死；李痛子亦亡。潘则力媚西门庆，庆一夕饮药逾量，亦暴死。金莲春梅复通于庆婿陈敬济，事发被斥卖，金莲遂出居王婆家待嫁，而武松适遇赦归，因见杀；春梅则卖为周守备妾，有宠，又生子，竟册为夫人。会孙雪娥以遇拐复获发官卖，春梅感其尝“唆打陈敬济”，则买而折辱之，旋卖于酒家为娼；又称敬济为弟，

罗致府中，仍与通。已而守备征宋江有功，擢济南兵马制置，敬济亦列名军门，升为参谋。后金人入寇，守备阵亡，春梅夙通其前妻之子，因亦以淫纵暴卒。比金兵将至清河，庆妻携其遗腹子孝哥欲奔济南，途遇普净和尚，引至永福寺，以因果现梦化之，孝哥遂出家，法名明悟。

作者之于世情，盖诚极洞达，凡所形容，或条畅，或曲折，或刻露而尽相，或幽伏而含讥，或一时并写两面，使之相形，变幻之情，随在显见，同时说部，无以上之，故世以为非王世贞不能作。至谓此书之作，专以写市井间淫夫荡妇，则与本文殊不符，缘西门庆故称世家，为搢绅，不惟交通权贵，即士类亦与周旋，著此一家，即骂尽诸色，盖非独描摹下流言行，加以笔伐而已。

……妇人（潘金莲）道，“怪奴才，可可儿的来，想起一件事来，我要说又忘了。”因令春梅，“你取那只鞋来与他瞧。”“你认的这鞋是谁的鞋？”西门庆道，“我不知是谁的鞋。”妇人道，“你看他还打张鸡儿哩。瞒着我黄猫黑尾，你干的好茧儿，来旺媳妇子的一只臭蹄子，宝上珠也一般收藏在藏春坞雪洞儿里拜帖匣子内，搅着些字纸和香儿，一处放着。甚么罕稀物件，也不当家化化的，怪不的那贼淫妇死了堕阿鼻地狱。”又指着秋菊骂道，“这奴才当我的鞋，又翻出来，教我打了几下。”分付春梅，“趁早与我掠出去。”春梅把鞋掠在地下，看着秋菊说道，“赏与你穿了罢。”那秋菊拾着鞋儿说道，“娘这个鞋，只好盛我一个脚指头儿罢。”那妇人骂道，“贼奴才，还叫什么□娘哩。他是你家主子前世的娘！不然，怎的把他的鞋这等收藏的娇贵？到明日好传代。没廉耻的货！”秋菊拿着鞋就往外走，被妇人又叫回来，分付“取刀来，等我把淫妇鞋剃作几截子，掠到茅厕里去，叫贼淫妇阴山背后永世不得超生。”因向西门庆道，“你看着越心疼，我越发偏剃个样儿你瞧。”西门庆笑道，“怪奴才，丢开手罢了，我那里有这个心。”……

……掌灯时分，蔡御史便说，“深扰一日，酒告止了罢。”因起身出席。左右便欲掌灯，西门庆道，“且休掌灯。请老先生后边更衣。”于是……让至翡翠轩，……关上角门，只见两个唱的，盛妆打扮，立于阶下，向前插烛也似磕了四个头。……蔡御史看见，欲进不能，欲退不舍，便说道，“四泉，你如何这等爱厚？恐使不得。”西门庆笑道，“与昔日东山之游，又何异乎？”蔡御史道，“恐我不如安石之才，而君有王右军之高致矣。”……因进入轩内，见文物依然，因索纸笔，就欲留题相赠。西门庆即令书童将端溪砚研的墨浓浓的，拂下锦笺。这蔡御史终是状元之才，拈笔在手，文不加点，字走龙蛇，灯下一挥而就，作诗一首。……

——第四十九回

明小说之宣扬秽德者，人物每有所指，盖借文字以报夙仇，而其是非，则殊难揣测。沈德符谓《金瓶梅》亦斥时事，“蔡京父子则指分宜，林灵素则指陶仲文，朱勔则指陆炳，其它亦各有所属”。则主要如西门庆，自当别有主名，即开篇所谓“有一处人家，先前怎地富贵，到后来煞甚凄凉，权谋术智，一毫也用不着，亲友兄弟，一个也靠不着，享不过几年的荣华，倒做了许多的话靶。内中又有几个斗宠争强迎奸卖俏的，起先好不妖娆妩媚，到后来也免不得尸横灯影，血染空房”（第一回）者是矣。结末稍进，用释家言，谓西门庆遗腹子孝哥方睡在永福寺方丈，普净引其母及众往，指以禅杖，孝哥“翻过身来，却是西门庆，项带沈枷，腰系铁索。复用禅杖只一点，依旧还是孝哥儿睡在床上。……原来孝哥儿即是西门庆托生”（第一百回）。此之事状，固若玮奇，然亦第谓种业留遗，累世如一，出离之道，惟在“明悟”而已。若云孝子衔酷，用此复仇，虽奇谋至行，足为此书生色，而证佐盖阙，不能信也。

故就文辞与意象以观《金瓶梅》，则不外描写世情，尽其情伪，又缘衰世，万事不纲，爰发苦言，每极峻急，然亦时涉隐曲，猥黷者多。后或略其他文，专注此点，因予恶谥，谓之“淫书”；而在当时，实亦时尚。成化时，方士李孜僧继晓已以献房中术骤贵，至嘉靖间而陶仲文以进红铅得幸于世宗，

官至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少师少傅少保礼部尚书恭诚伯。于是颓风渐及士流，都御史盛端明布政使参议顾可学皆以进士起家，而俱借“秋石方”致大位。瞬息显荣，世俗所企羨，侥幸者多竭智力以求奇方，世间乃渐不以纵谈闺帏方药之事为耻。风气既变，并及文林，故自方士进用以来，方药盛，妖心兴，而小说亦多神魔之谈，且每叙床第之事也。

然《金瓶梅》作者能文，故虽间杂猥词，而其他佳处自在，至于末流，则著意所写，专在性交，又越常情，如有狂疾，惟《肉蒲团》意想颇似李渔，较为出类而已。其尤下者则意欲媒语，而未能文，乃作小书，刊布于世，中经禁断，今多不传。

万历时又有名《玉娇梨》者，云亦出《金瓶梅》作者之手。袁宏道曾闻大略，谓“与前书各设报应因果，武大后世化为淫夫，上蒸下报；潘金莲亦作河间妇，终以极刑，西门庆则一骏憨男子，坐视妻妾外遇，以见轮回不爽”。后沈德符见首卷，以为“秽黷百端，背伦蔑理，……其帝则称完颜大定，而贵溪（夏言）分宜（严嵩）相构，亦暗寓焉。至嘉靖辛丑庶常诸公，则直书姓名，尤可骇怪。……然笔锋恣横酣畅，似尤胜《金瓶梅》”（皆见《野获编》二十五）。今其书已佚，虽或偶有见者，而文章事迹，皆与袁沈之言不类，盖后人影撰，非当时所见本也。

《续金瓶梅》前后集共六十四回，题“紫阳道人编”。自言东汉时辽东三韩有仙人丁令威；后五百年而临安西湖有仙人丁野鹤，临化遗言，“说‘五百年后又有一人名丁野鹤，是我后身，来此相访’。后至明末，果是东海一人，名姓相同，来此罢官而去，自称紫阳道人”。（六十二回）卷首有《太上感应篇阴阳无字解》，署“鲁诸邑丁耀亢参解”。序有云，“自奸杞焚予《天史》于南都，海桑既变，不复讲因果事，今见圣天子钦颁《感应篇》，自制御序，戒谕臣工”。则《续金瓶梅》当成于清初，而丁耀亢即其撰人矣。耀亢字西生，号野鹤，山东诸城人，弱冠为诸生，走江南与诸书士联文社，既归，郁郁不得志，作《天史》十卷。清顺治四年入京，由顺天籍拔贡，充镶白旗教习，诗名甚盛。后为容城教谕，迁惠安知县，不赴，六十后病目，自称木鸡道人，年七十二卒（约1620—1691），所著有诗集十余卷，传奇四种（乾隆《诸城志》十三及三六）。《天史》者，类历代吉凶诸事而成，

焚于南都，未详其实，《诸城志》但云“以献益都钟羽正，羽正奇之”而已。

《续金瓶梅》主意殊单简，前集谓普净是地藏菩萨化身，一日施食，以轮回大簿指点众鬼，俾知将来恶报，后悉如言。西门庆为汴京富室沈越子，名曰金哥，越之妻弟袁指挥居对门，有女常姐，则李瓶儿后身，尝在沈氏宅打秋千，为李师师所见，艳其美，矫旨取之，改名银瓶。金人陷汴，民众流离，金哥遂沦为乞丐；银瓶则为娼，通郑玉卿，后嫁为翟员外妾，又与郑偕遁至扬州，为苗青所赚，乃自经死。后集则叙东京孔千户女名梅玉者，以艳羨富贵，自甘为金人金哈木儿妾，而大妇“凶妒”，篡取虐使之，梅玉欲自裁，因梦自知是春梅后身，大妇则孙雪娥再世，遂长斋念佛，不生嗔恨，竟得脱离。至潘金莲则转生为山东黎指挥女，名金桂，夫曰刘瘸子，其前生实为陈敬济，以夙业故，体貌不全，金桂怨愤，因招妖蛊，又缘受惊，终成痼疾也。

余文俱述他人牵缠孽报，而以国家大事，穿插其间，又杂引佛典道经儒理，详加解释，动辄数百言，顾什九以《感应篇》为归宿，所谓“要说佛说道说理学，先从因果说起，因果无凭，又从《金瓶梅》说起”（第一回）也。明之“淫书”作者，本好以阐明因果自解，至于此书，则因见“只有夫妇一伦，变故极多，……造出许多冤业，世世偿还，真是爱河自溺，欲火自煎，一部《金瓶梅》说了个色字，一部《续金瓶梅》说了个空字，从色还空，即空是色，乃白果报，转入佛法”（四十三回）矣。然所谓佛法，复甚不纯，仍混儒道，与神魔小说诸作家意想无甚异，惟似较重力行，又欲无所执著，故亦颇讥当时空谈三教一致及妄分三教等差者之弊，如述李师师旧宅收没入官，立为大觉尼寺，儒道又出而纷争，即其例也：

……这里大觉寺兴隆佛事不题。后因天坛道宫并闾学生员争这块地，上司断决不开，各在几术太子营里上了一本，说道“这李师师府地宽大，僧妓杂居，单给尼姑盖寺，恐久生事端，宜作公所。其后半花园，应分割一半，作三教堂，为儒释道三教讲堂。”王爷准了，才息了三处争讼。那道官见自己不独得，又是三分四裂的，不来照管。这开封府秀才吴蹈理卜守分两个无耻生员，借此为名，也就贴了公帖，每人三钱，倒敛了三四百

两分资。不日盖起三间大殿，原是释迦佛居中，老子居左，孔子居右，只因不肯倒了自家门面，便把孔夫子居中，佛老分为左右，以见贬黜异端外道的意思。把那园中台榭池塘，和那两间妆阁，当日银瓶做过卧房的，改作书房。……这些风流秀士，有趣文人，和那浮浪子弟们，也不讲禅，也不讲道，每日在三教堂饮酒赋诗，倒讲了个色字，好个快活所在。题曰三空书院，无非说三教俱空之意。……

——第三十七回上《三教堂青楼成净土》

又有《隔帘花影》四十八回，世亦以为《金瓶梅》后本，而实乃改易《续金瓶梅》中人名（如以西门庆为南宫吉之类）及回目，并删略其絮说因果语而成，书末不完，盖将续作，然未出。一名《三世报》，殆包举将来拟续之事；或并以武大被鸩，亦为夙业，合数之得三世也。

《金瓶梅》《玉娇梨》等既为世所艳称，学步者纷起，而一面又生异流，人物事状皆不同，惟书名尚多蹈袭，如《玉娇梨》《平山冷燕》等皆是也。至所叙述，则大率才子佳人之事，而以文雅风流缀其间，功名遇合为之主，始或乖违，终多如意，故当时或亦称为“佳话”。察其意旨，每有与唐人传奇近似者，而又不相关，盖缘所述人物，多为才人，故时代虽殊，事迹辄类，因而偶合，非必出于仿效矣。《玉娇梨》《平山冷燕》有法文译，又有名《好逑传》者则有法、德文译，故在外国特有名，远过于其在中国。

（选自《中国小说史略》第十九、二十篇）郑振铎谈《金瓶梅词话》

郑振铎

谈《金瓶梅词话》

(一)《金瓶梅》所表现的社会

《金瓶梅》是一部不名誉的小说；历来读者们都公认它为“秘书”的代表。没有人肯公然地说，他在读《金瓶梅》。有一位在北平的著名学者，尝对人说，他有一部《金瓶梅》，但始终不曾翻过；为的是客人们来往太多，不敢放在书房里。相传刻《金瓶梅》者，每罹家破人亡，天火烧店的惨祸。沈德符的《顾曲杂言》里有一段关于《金瓶梅》的话：

袁中郎《觴政》，以《金瓶梅》配《水浒传》为外典，余恨未得见。丙午遇中郎京邸，问曾有全帙否？曰：第睹数卷，甚奇怪。今惟麻城刘延伯承禧家有全本。盖从其妻家徐文贞录得者。又三年，小修上公车，已携有其书。因与借钞挈归。吴友冯犹龙见之惊喜，怂恿书坊以重价购刻。马仲良时榷吴关，亦劝余应梓人之求，可以疗饥。余曰：“此等书必遂有人板行，但一出则家传户到，坏人心术。他日閻罗究诘始祸，何辞以对？吾岂以刀锥博泥犁哉！”仲良大以为然。

遂固箠之。未几时而吴中悬之国门矣。

在此书刚流行时，已有人翼翼小心的不欲“以刀锥博泥犁”。而张竹坡评刻时，也必冠以苦孝说，以示这部书是孝子的有所为而作的东西。他道：

作者之心其有余痛乎！则《金瓶梅》当名之奇酸志、苦孝说，呜呼，孝子，孝子，孝子，有苦如是！

他要持此以掩护刻此“秽书”的罪过。其实《金瓶梅》岂仅仅为一部“秽书”！如果除净了一切的秽褻的章节，它仍不失为一部第一流的小说，其伟大似更过于《水浒》、《西游》、《三国》，更不足和它相提并论。在《金瓶梅》里所反映的是一个真实的中国的社会。这社会到了现在，似还不曾成为过去。要在文学里看出中国社会的潜伏的黑暗面来，《金瓶梅》是一部最可靠的研究资料。

近来有些人，都要在《三国》《水浒》里找出些中国社会的实况来。但《三国演义》离开现在实在太遥远了；那些英雄们实在是传说中的英雄们，有如荷马的 Achilles, Odysseus. 圣经里的圣乔治，英国传说里的 RoundTable 上的英雄们似的带着充分的神秘性，充分的超人的气氛。如果要寻找刘、关、张式的结义的事实，小说里真是俯拾皆是，却恰恰以《三国志演义》所写的为最驾下。《说唐传》里的瓦岗寨故事，《说岳精忠传》的牛皋、汤怀、岳飞的结义，《三侠五义》的五鼠聚义、徐三哭弟，够多么活跃！他们也许可以反映出一些民间的“血兄弟”的精神出来罢。至于《水浒传》，比《三国志演义》是高明得多了。但其所描写的政治上黑暗（千篇一律的“官逼民反”），于今读之，有时类乎“隔靴搔痒”。

赤日炎炎似火烧，田中禾黍半枯焦。

农夫心内如汤煮，公子王孙把扇摇。

《水浒传》的基础，似就是建筑在这四句诗之上的。水泊梁山上的英雄们，并不完全是“农民”。他们的首领们大都是“绅”，是“官”，是“吏”，甚至是“土豪”，是“恶霸”。而《水浒传》把那些英雄们也写得有些半想象的超人间的人物。

表现真实的中国社会的形形色色者，舍《金瓶梅》恐怕找不到更重要的一部小说了。

不要怕它是一部“秽书”。《金瓶梅》的重要，并不建筑在那些秽褻的描写上。

它是一部很伟大的写实小说，赤裸裸的毫无忌惮的表现着中国社会的病态，表现着“世纪末”的最荒唐的一个堕落的社会的景象。而这个充满了罪恶的畸形的社会，虽经过了好几次的血潮的洗荡，至今还是像陈年的肺病患者似的，在恹恹一息的挣扎着生存在那里呢。

于不断记载着拐、骗、奸、淫、掳、杀的日报上的社会新闻里，谁能不嗅出些《金瓶梅》的气息来。

郗哥般的小人物，王婆般的“牵头”，在大都市里是不是天天可以见到？

西门庆般的恶霸土豪，武大郎、花子虚般的被侮辱者，应伯爵般的帮闲者，是不是已绝迹于今日的社会上？

杨姑娘的气骂张四舅，西门庆的谋财娶妇，吴月娘的听宣卷，是不是至今还如闻其声，如见其形？

那西门庆式的黑暗的家庭，是不是至今到处都还像春草似的滋生蔓延着？

《金瓶梅》的社会是并不曾僵死的；《金瓶梅》的人物们是至今还活跃于人间的；《金瓶梅》的时代，是至今还顽强的在生存着。

我们读了这部被号为“秽书”的《金瓶梅》，将有怎样的感想与刺激？

正乱着，只见姑娘拄拐，自后而出。众人便道：“姑娘出来。”都齐声唱喏。姑娘还了万福，陪众人坐下。姑娘开口：“列位高邻在上。我是他的亲姑娘，又不隔从，莫不没我说去。死了的也是侄儿，活着的也是侄儿，十个指头，咬着都疼。如今休说他男子汉手里没钱，他就有十万两银子，你只好看他一眼罢了。他身边又无出。少女嫩妇的，你拦着，不教他嫁人，留着他做什么！”众街邻高声道：“姑娘见得有理！”婆子道：“难道他娘家陪的东西也留下他的不成！他背地又不曾私自与我什么，说我护他！也要公道。不瞒列位说，我这侄儿平日有仁义，老身舍不得他好温存性儿。不然老身也不管着他。”那张四在旁，把婆子瞅了一眼，说道：“你好失心儿！凤凰无宝处不落。”只这一句话，道着了这婆子真病，须臾怒起，紫涨了面皮，扯定张四大骂道：“张四，你休胡言乱语，我虽不能不才，是杨家正头香主。你这老油嘴，是杨家那臊子合的？”张四道：“我虽是异姓，两个外甥是

我姐姐养的。你这老咬虫，女生外向行，放火又一头放水。”姑娘道：“贱没廉耻，老狗骨头，他少女嫩妇的，留着他在屋里，有何筹计！既不是图色欲，便欲起谋心，将钱肥己。”张四道：“我不是图钱，争奈是我姐姐养的。有差迟，多是我；过不得日子，不是你。这老杀才，搬着大，引着小，黄猫儿，黑尾！”姑娘道：“张四，你这老花根，老奴才，老粉嘴，你凭骗口张舌的，好扯淡！到明日死了时，不使了绳子杠子！”张四道：“你这嚼舌头，老淫妇，挣将钱来，焦尾巴，怪不的恁无儿无女！”姑娘急了，骂道：“张四贼老苍根，老猪狗！我无儿无女，强似你家妈妈子，穿寺院，养和尚，合道士，你还在睡里梦里！”当下两个差些儿不曾打起来。

——《金瓶梅词话》第七回

这骂街的泼妇口吻，这不是活泼泼的如今日所听所闻到的么？应伯爵的随声附和，潘金莲的指桑骂槐，……还不都是活泼泼的如今日所听所闻到的么？

然而这书是三百五六十年的著作！

到底是中国社会演化得太迟钝呢？还是《金瓶梅》的作者的描写，太把这个民族性刻画得入骨三分，洗涤不去？

谁能明白的下个判断？

像这样的堕落的古老的社会，实在不值得再生存下去了。难道便不会有一个时候的到来，用青年们的红血把那些最齷齪的陈年的积垢，洗涤得干干净净？

（二）西门庆的一生

西门庆一生发迹的历程，代表了中国社会——古与今的——里一般流氓，或土豪阶级的发迹的历程。

表面上看来,《金瓶梅》似在描写潘金莲、李瓶儿和春梅那些妇人们的一生,其实却是以西门庆的一生的历史为全书的骨干与脉络的。

我们且看西门庆是怎样的“发迹变泰”的:

西门庆是清河县一个破落户财主。就县门前,开着个生药铺。从小儿也是个好浮浪子弟。使得些好拳棒,又会赌博,双陆象棋,抹牌道字,无不通晓。近来发迹有钱,专在县里,管些公事,与人把揽说事过钱,交通官吏。因此满县人都惧怕他。

——《金瓶梅词话》第二回

他是这样的一位由破落户而进展到“专在县里,管些公事,与人把揽说事过钱,交通官吏”的人物。他的名称,遂由西门大郎而被抬高到西门大官人,成了一位十足的土豪。

但他的名还未出乡里,只能在县衙门里上下其手,吓吓小县城里的平民们。

西门庆谋杀了武大,即去请仵作团头何九喝酒,送了他十两银子,说道:“只是如今殓武大的尸首,凡百事周旋,一床锦被遮盖则个。”何九自来惧西门庆是个把持官府的人,只得收了银子,代他遮盖。(《词话》第六回)他已能指挥得动地方上的吏役。

依靠了“交通官吏”的神通,西门庆在清河县里实行并吞寡妇孤儿的财产。他骗娶了孟玉楼,为了她的嫁妆;“南京拔步床也有两张,四季衣服,插不下手去,也只有四五只箱子、金钗、银钏不消说,手里现银也有上千两,好三梭布也有三二百筒”。(《词话》第七回)他把孟玉楼骗到手,便将她的东西都压榨出来。

他娶了潘金莲来家,还设法把武松充配到孟州道去。

他进一步在转隔壁的邻居花子虚的念头。花子虚有一个千娇百媚的娘子李瓶儿,他手里还有不少的钱。西门庆想方设法勾引上了李瓶儿;把花子虚气得病死。为了谋财,西门庆又在谋娶李瓶儿。不料因了西门庆为官事所牵引,和她冷淡了下来,在其间,瓶儿却招赘了一个医生蒋竹山。终

于被西门庆使了一个妙计，叫几个无赖打了蒋竹山一顿，还把他告到官府。瓶儿因此和他离开。而再嫁给西门庆。（《词话》第十三回到第十九回）

在这个时候，西门庆已熬到了和本地官府们平起平坐的资格。在周守备生日的时候，他“骑匹大白马，四个小厮跟随，往他家拜寿。席间也有夏提刑、张团练、荆千户、贺千户”。

京都里杨戩被宇文虚中所参倒，其党羽皆发边卫充军。西门庆的女婿陈敬济的父亲陈洪，原是杨党，便急急的打发儿子带许多箱笼床帐躲避到西门庆家里来，另外送他银五百两。他却毫不客气的“把箱笼细软，都收拾月娘上房来。”（《词话》第十七回）他是那样的巧于乘机掠夺在苦难中的戚友的财产。但他心中也不能不慌。因了他亲家陈洪的关系，他也已成了杨戩的党中人物。他便使来保、来旺二人，上东京打点。先送白米五百石给蔡京府中，然后再以五百两金银送给李邦彦，请他设法将案卷中西门庆的名字除去。邦彦果然把他的名字改作贾廉。（《词话》第十八回）西门庆至此，一块石头方才落地，安心享用着他亲家陈洪的财物。（后来西门庆死后，陈敬济常以此事为口实来骂吴月娘，见《词话》八十六回。）

他是这样的以他人的财物与名义，作为自己的使用的方便。而他之所以能够以一品大百姓而和地方官吏们平起平坐，原来靠的还是和杨戩勾结的因缘。

杨戩倒了，他更用金钱勾结上蔡太师。先走蔡宅的管家翟谦的路。蔡太师便是利用着这些家奴和破落户，来肥饱私囊的。彼有所奉，此有所求。破落户西门庆的势力因得了这位更大的靠山而日增。他居然可以为大商人们说份上。

蔡京生辰时，他送了“生辰担”，一份重重的礼去。翟谦还需索他，要他买送个漂亮的女郎给他。

蔡太师为报答他的厚礼，竟把他由“一介乡民”，提拔起来，在那山东提刑所，做个理刑副千户。西门庆如今是一个正式的官僚了。这当是古今来由“土豪”高升到“劣绅”的一条大路。正是：

富贵必因奸巧得，功名全仗邓通成。